

說
庫

第十九冊

宣 萍 道 文 朝
和 洲 山 昌 野
遺 可 清 雜 遺
事 談 話 錄 紀

新學
資
PDG

朝野遺紀

宋人撰闕名

和議成顯仁后

熈宗后

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。蹕之第與吾南歸。但得為太一宮主

足矣。他無望於九哥也。

高宗

后不能却。為之誓曰。吾先歸。苟不迎若。有瞽吾目。乃升

車。既至。則是間所見大異。不久后失明。募醫療者。莫能奏效。有道士應募。中貴導之

入宮。金鍼一撥。左翳脫然而復明。后大喜曰。吾目久盲。得師重朗。更煩終始其右。報

當不貲。道士笑曰。后以一目視足矣。以一目存誓可也。后惕然起拜曰。吾師聖人也。

知吾之隱。設几而留謝之。皆不答。方啜茶。遽索去。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。謾曰。太后

不相忘。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。拂衣即出。時上方視朝也。仗下入長樂大驚。急跡

訪之。寂無所得。後王剛中帥成都。而得旨東朝。圖朱仙像。進入儼然。當日道士也。

逆亮南侵。使人至欽宗所。犯蹕七百餘人。俱受害。行都固未知也。一日。京師舊輦官

二人閒步景靈宮。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。趨殿。輦官駭甚。從而迹之。無見也。一念所

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。

車駕在維揚。魏公方居臺院。妙應師館其家。一日師自外謂公曰。適見城中人有死

氣者七八度。不應如是之衆。此必虜至之徵矣。宜早勸上渡江為要。妙應相法極神。

張氏素信之。入奏乞早移蹕。然上意欲觀燈。然後南巡也。未幾粘罕遽至。翠華亟行。城中死者果無數。

方伯彥潛善奏安之際。外傳北風極勁。而汪黃傲然謂無事。故上每不知虞。比江都宮中。方有所御。幸而張浚告變者。遽至。瞿然驚惕。遂病。董腐故明受殂後。後宮皆不孕。高廟中年不樂。張忠獻者。非獨以和戰異議。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。

苗傅劉正彥之變。值虛器於前星。欲自恣凶狂耳。春官未辨菽麥。而魏公在建業。乃受而殞之過矣。唐睿宗嘗帝數年。又為皇嗣者十餘載。中宗復位。以親王就列。德王裕為劉季述等迫立。昭宗反正。復歸東宮。皆諒其非出于己也。今明受之殞。在鐵塔下。父老尚能言。蓋當時併乳媼掩之云。

航海之役。及水濱。而衛士懷家流言。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。且怵以利曰。先及舟者。遷五秩署名。而以堂印志之。其不遜倡率者。呂皆側用印記事。定悲別而誅賞之。

乘輿初涉鎮江。羽衛介冑間止。一黃扇存耳。欲發羽檄下四方。而庚符不可得。朱鬆又非立談成者。恩遽中取祖廷彤。几折而代價焉。

莊文既薨。孝廟白德壽扶立。光宗未宣鎖之夕。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中。洎次日歸。

邨則儲冊已行。而魏邨出麻之宣城矣。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。翁翁留愷。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。帝語索謾戲撫之云。兒謂官家好做。做時煩惱云。

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。哭泣無節。初郊宿青城。泪不已。祀故止。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。亦犯玉女窈妃之戒。丙夜將臨。星月尚皎。方入大次。服袞冕。始搢大圭。裂風倏起。劈歷一聲。燎火御幕皆仆。在位者辟易。上亦驚僵。而雨電交擊。衆皆暗中。自救不暇。莫能措手。稍霽則已曙。亦不容即禮矣。聖體遂苦風眩。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。所執鎮圭殿中。監已受扶持。御藥不知所在。一時策命宰臣望祀。車駕亟歸療疾。雖御樓之類。悉不能舉矣。

重華聞上疾。自臨大內撫視。上噤不知人。但張口嚙言耳。壽皇憂且怒。呼李后而數之云。宗廟社稷之重。汝不謹視。上使之至此。今將奈何。一時忿極。遽曰。萬一不復當族汝家。既將往東朝。召留正責之曰。汝以為相。不强諫何事。正曰。臣非不言。奈不聽何。帝曰。爾自後須苦言之。若有不入。待朕留渠細語之。其言止是爾。光宗既愈。后泣謂曰。嘗勸哥哥少飲。不相聽。近者不豫。壽皇幾欲族妾家。何負何辜。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。謂若更過宮闕。被留不可還矣。光宗已有怔忡之候。此語既入。故終乃畏父。

玉輦無近於龍樓云。

光廟逾年不朝。東內壽皇怏怏。一日登朝堂露臺。聞委巷小兒爭鬪。呼趙官家者。壽皇曰。朕呼之尚不至。爾枉自叫。悽然不樂。自此浸不豫。

紹熙在鶴禁。有意受終。而難發言也。數擊鮮于慈福。后詢近侍大臣。屢排當位。故旁側有奏曰。意欲孃孃為趣上爾。后笑。壽皇至東內。從容問語官家也。好早取樂。放下與兒曹上曰。臣久欲爾。但見孩尚小。未經歷故。不能即與之。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。後來儲邸度長樂。必已及之矣。備具狀為壽者再。后不能已。語之曰。吾亦嘗諭乃翁。渠所見又爾。光宗岸幘稟后曰。臣已白髮。尚以為童。則罪過翁翁。后無語。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。

光宗既退居。每恨既往時。成敗瞋目瞋罵。或慟哭。壽仁后輒奉觴以解。陶之以是為常。雖宮門外事。不欲動其心。然久亦覺知矣。初郊祀成恭。謝回鑾御。樂聲達於內。光宗問其事。后曰。帝并為樂耳。帝怒曰。爾欺我至是。尚爾邪。揮之以肱。后仆於闌。自是遂得疾。

壽仁后感日者言。已有厄於大內靜處。築精室獨居。以道糴事佛。病革。遂終於此。長

御欲之椒殿取禮服。偶內人有怨后者，持鑰不啟，曰：「使余憑誰命？」裨此褱翟，既不得周身，則相與舉簀以歸于鳳儀。及半途，或妄曰：「風王至，則皆委之而走。」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。及久，知訛傳，方再有至者，則為廊日所暴，體色黝然矣。措之大寢宮人無計，致鮑於地，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。洎事聞於外，梓人進梲，幾有小白之泚。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，不久雷震毀殯，人共恠云。

長秋所生母，舊隸德壽為樂部，以久次出適於外矣。一日奏樂，上以為不諧，中貴人奏：「近老舊者得旨嫁出，今皆新習，未能串，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，庶新故參教，上可之。」自是悉還，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月矣。將及期，宦者奏乞復外館，憲聖后曰：「第令產仙韶無害也。」遂誕后。東朝禁中，三日洗兒，憲聖臨視，戲祝云：「使汝長福祿，及吾左右皆失笑。」雖一時言戲，後乃符驗云。長秋自是亦養宮中，既久，新樂純習熟，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。后乃在楊才人位為義女，而以琵琶隸慈福宮。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，蓋已長矣。今上以嘉邸踐祚於東朝，為重華承嫡主喪，故久於彼。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，后奉匱以前，帝悅而灑之，自爾得幸。久而憲聖知之，幾欲賜朴大璫王去，為力諫之，曰：「娘娘尚以天下昇孫，一婦人何足惜？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。」

也。東朝雖少解。然終不釋。然謂王且使楊氏寄汝家。候駕回南。內部舍而復之。故后暫居去。為家而去。為之子瑜自是得幸。及阜陵禮畢。上歸舊東宮。以便御視朝。長秋復還長信。上眷念殊厚。然莫能得之。韓后既上仙所幸。宦官王德謙將詣于東朝。憲聖語曰。乃翁舊欲吾堂前。一人尚不與之。德謙頗黠。則奏之。臣非不識去。就敢窺數娘娘嬪御。今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。亦不乏。臣所私見。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。繼進無序。苟得一人自陛下處。賜與官家。則衆人方帖伏。甚於保愛。上躬為宗社大計。非輕憲聖稍解曰。汝此言亦不為無理。德謙知有間可乘。又使中貴人僥和。以為娘娘尚未見玄孫。而楊氏相命。皆宜子浸潤。鼓扇慈福。遂以賜寧宗。漸進為婕妤。時韓侂冑用事。知王瑜之舊也。瑜遂不得入內。時曹氏亦得幸於上。韓復左右之。故后尤自抑勵讀書。飾已挾數。以御同達者。一時故有賢稱。韓無自窺之。

今東宮遷入。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。而韓侂冑與善下。故得導達也。然同時入者。亦一二人。惟韓后獨喜。今儲嘗因與內人馳逐。總角皆翦髻。人欲為梳櫛者。悉不可。必得媽媽方結。蓋常時后自為束髮故也。由此韓后鍾情。遂決為嗣。同入者復出。後聞繼莊文者。亦在當時選中。此寔天命也。夫以雖因善下出入。韓氏導達而致。苟

非其人者。詎能致哉。

韓成恭上仙後。後宮為上所眷者。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。時欲繼立椒塗。二黨交進。曹有姊妹。通籍禁中。皆為女冠。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。左右街都道錄者。皆厚於韓。佞曹。或謂亦與之。姬韓侍禁中時。多在曹位。故鑄金之際。意自輕重。然曹罕術。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。且上意專在楊韓。密問之。未能奪也。先是禁中有二。內人懷春而病。事且媾。各設席以邀羊車。欲決此舉。二閣皆同日。今長秋故遜曹。使朝飲而已。飲於夜曹不寤也。逮盱酒甫一再行。曹未及有請。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。奏趣重疊上起。洎至楊所。則自從容。且遂留寢。故能紙筆展幅。以請奎章。上即書貴妃楊氏。可立為皇后。付外施行。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。付其兄次山。逮曉雙出之中。貴所齋者未至省。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。蓋后慮韓匿上批事。或中變。故兩行之。使不可遏耳。

王黼雖為相。然事歲考極褻宮中。使內人為市。黼為市令。若東昏之戲。一日上故責市令。撻之。取樂黼。窘故曰。告堯舜免一次。上笑曰。吾非唐虞。汝非稷契也。一日又與踰垣微行。黼以肩承帝趾。墻峻微有不相接處。上曰。聳上來。司馬光黼應曰。伸下來。

神宗皇帝。君臣相謔。乃爾。

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。既貴其母。嘗語昔事。諸孫以為恥。母曰。汝固有識乎。宰相家出銀工。則可羞。銀工家出宰相。正為嘉事。何恥焉。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。

文水縣西有山險。可據。保正石赭聚眾據之。時抄虜游騎。且斷其運道。數夜犯其小寨。粘罕怒。遣重兵合攻之。遂擒赭。釘于車上。將剮之。已刺刀於股。而色不變。奇之。好謂曰。能降我。以汝為將。赭怒目罵曰。命能死不降。命姓石。名石上釘。櫪更無移易也。罕怒。寸磔之。罵不絕聲而死。

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。士元之孫也。秦檜善之。為中舍時。呼至府第。一日請入內閣。坐候之。終日一室蕭然。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。書聖人以日星為紀。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。米艷麗。子山兀坐靜觀。反覆幾成誦。雖酒散問勞。皆至及晚。竟不出。乃退。子山叵測也。後數日。差知貢舉。宜押入院。始大悟。即以是命題。此賦果精。眾考官皆稱善。洎揭曉。乃孫果首選。

秦檜妻王氏素陰險。出其夫上。方岳飛獄具。一日檜獨居書室。食柑玩皮。以瓜劃之。若有思者。王氏窺見。笑曰。老漢何一無決耶。捉虎易。放虎難也。檜掣然當心。致片紙。

付入獄。是日。岳王薨於棘寺。

孝廟追復岳飛官爵。收召其子孫。使給還元貲。主者具當時所得。止九千緡物耳。其斃于獄也。實請具浴拉腸而殛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。踰城至九曲叢祠中。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。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山之濬。身素有一玉環。順亦殉之。腰下樹雙橘。于上識焉。及其死也。謂其子曰。異時朝廷求而不獲。必懸官賞汝。告言曰。棺上一鉛箒。有棘寺勒字。吾埋殯之符也。後果購其塚。不得以一班職為賞。其子始上告。官悉如所言。而尸色如生。尚可更斂禮服也。

朝野遺紀終

文昌雜錄

宋 龐元英撰

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。以今所作假珠。擇光瑩圓潤者。取稍大蚌蛤。以清水浸之。伺其口開。急以珠投之。頻換清水。夜置月中。蚌蛤采玩月華。比經兩秋。即成真珠矣。

禮部王員外言。昔在金陵。有一士子。為魚鰓所苦。累日不能飲食。忽見賣白鰓者。因買食之。頓覺無恙。然後知鰓能治鰓也。後見孫真人書。已有此方矣。余知安州。有鼎州通判柳應辰。為余傳治魚鰓法。以倒流水半盞。先問其人使之應。吸其氣入水中。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。吸氣入水。飲少許。即差。亦嘗試之。甚驗。

禮部謝侍郎言。乾山藥法。刮去皮。以厚紙裹。掛於風中。最良。又置焙籠中。下鋪茅數寸。以微火烘之。亦佳。作湯點如新者。乳香最難研。先置壁罇中。半日許。入鉢。乃不粘。祠部趙郎中亦云。研乳香。取指甲三兩片。置鉢中。尤易末爾。

禮部王員外言。今謂面油為玉龍膏。太以名焉。

台合此藥。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。因

禮部王員外言。崔豹

余讀韓偓詩。有鵝兒咬

噴雌黃。黃。鳳子輕盈。

元微之詩云。松門待制府。

有四松。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。舊圖至。

宣政殿為正衙。殿廷東西。

按開成元年正月。詔以入閣。日次對官班退。立於東階松樹下。俟宰臣奏事畢。齊至香案前。各言本司事。雖紫宸殿亦有松樹。為待對官立位。云。殿門外有藥樹。監察御史監搜之位。在焉。唐制百官入宮殿門。必搜。監察所掌也。太和元年。下詔曰。自魏晉以降。參用霸制。虛儀搜索。因習尚存。朕方推表大信。實人心腹。況吾台宰。又何間焉。自今已後。坐朝。衆寮既退。宰臣復進奏事。其監搜宜停。

禮部王員外言。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。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。極大。花多而不實。適有一媒婦。見如此。笑謂家人曰。來春與嫁了此杏。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。是婚家撞門酒。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。已而奠酒辭祝再三。家人莫不笑之。至來春。此杏結子無數。江淮亦多有嫁橘法。不知是何術也。

國子朱司業言。南方柑橘雖多。然亦畏霜。每霜時亦不甚收。惟洞庭霜最多。即無所損。詢彼人云。洞庭四面皆水也。水氣上騰。尤能辟霜。所以洞庭柑橘最佳。歲收不耗。

正為此爾。

司馬范郎中云。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。作高菴。以待司馬公。累招未至。菴極高。在一臺基上。司馬公居洛。作地室。隧而入。以避暑熱。故蜀公作高菴。以為戲也。北京留守王宣徽。洛中園宅尤勝。中堂七間。上起高樓。更為華侈。司馬公在陋菴所居。才能庇風雨。又作地室。常讀書於其中。洛人戲云。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。然而道德之尊。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。

元豐三年。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。且獻日本國車一乘。洪云。諸侯不貢車服。誠知非禮。本國所以上進者。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。朝廷為留之。高麗本箕子之國。其知禮如此。

熙寧中。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。招撫久之方出降。朝廷赦其罪。授右班殿直。既至。有司供脚色一項云。歷任以來。竝無公私過犯。見者無不笑之。

淳化中有司言。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。欲毀棄。詔令責而浣之。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。

晉志云。袴褶之制。未詳所起。近代車駕親戎。中外戒嚴。則服之。唐制三品已上紫褶。

五品已上緋褶。通用細綾。七品已上綠褶。九品已上碧褶。通用小綾。玉藻云。褱為紉。音引急也。帛為褶。褶裕也。鄭云。褱為紉。有衣裳而褱者也。帛為褶。有表裏而無著者也。周遷與服雜事云。趙武靈王繆胡之纓戎服。有袴褶之制。始自漢武。近世服以從戎。隋制繡嚴文武百官威服之。車駕親戎制。縛袴使不舒散。皇朝導駕官。袴褶蓋馬上之服也。

通典梁御史中丞。給威儀十人。其八人武冠絳鞬。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。列行七人。唱呼入殿。引嚶嚶至階。一人結青儀囊。不嚶。國朝故事。御史中丞派官呵引至朝堂門。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。至文德殿門止。蓋亦引嚶之比也。

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。賜故唐安公主。謚曰莊穆。蓋公主賜謚。始於此也。

杜甫紫宸退朝詩云。香飄合殿春風轉。花覆千官淑景移。又晚出左掖云。退朝花底散。滿院柳邊迷。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。今殿廷惟對植槐楸。鬱鬱然有嚴毅之氣。

世言市井市廛。未曉其義如何。因讀風俗通曰市。亦謂之市井。言人至市。有粥賣者。

當於井上洗濯。令香潔。然後到市。或曰。古者二十畝為井田。因井為市。故云又市中。

空地謂之廛。顏師古乃云。凡言市井者。市交易之處。井其汲之所。總而言也。

北虜為住坐處曰捺鉢。四時皆然。如春捺鉢之類是也。不曉其義。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。余克接伴使。因以問。師儒答云。是契丹家語。猶言行在也。

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。其畧曰。渭川長兼淇園。貞幹臣修竹稽首言。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。宿漸雲露。往再歲月。今月某日。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。自稱今月某日。巫岫斂雲。秦樓開照。乾光弘普。罔幽不燭。而甘蕉攢莖布影。獨見鄣蔽。雖處臺隅。遂同幽谷。臣謂偏辭難信。取察以情。登攝甘蕉。左近紅若。江羅依原。辨覆兩草。各處異列。同款既有証據。差非風聞。妨賢敗類。孰過於此。而不除戮。憲章何用。請以見事。從根剪葉。斥出臺隅。庶懲彼將來。謝此衆屈。歷觀自昔文集。未嘗有此製者。雖曰新奇。蓋亦有所寓託也。

史記趙同。漢書同作談。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。今人與父同名者。改曰同為是也。

